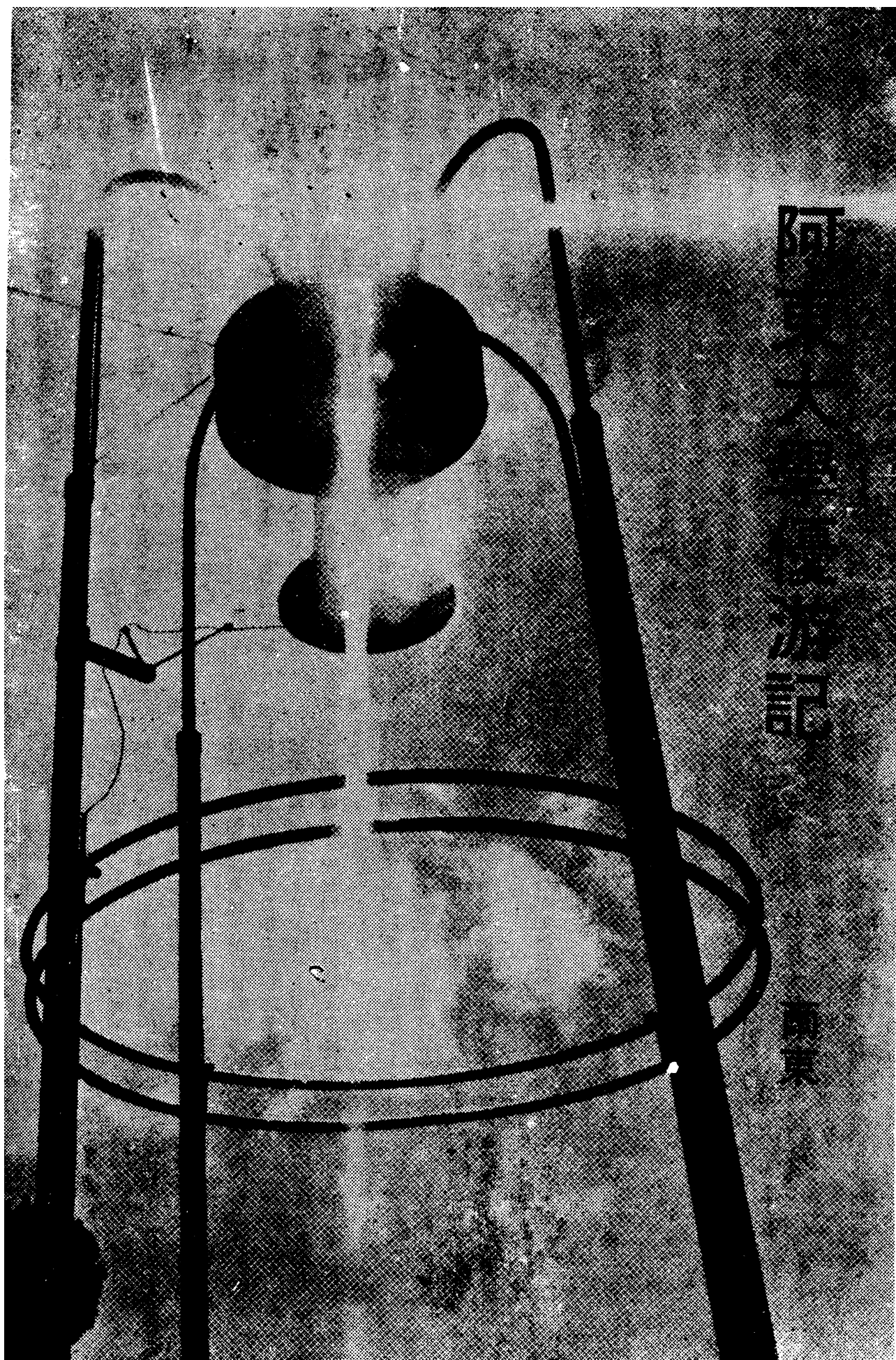


阿東大佛傳遊記

阿東



楔子

阿東小時候最喜歡玩積木。小腦袋中雖然沒有平衡的觀念，不過憑著一點慧根和靈巧的手藝，倒能築起各種式樣的房子。人人都說阿東在這方面有才氣；阿東在內心也再三矢志要成為一名建築師，建造許多美麗舒適的房屋。

後來，阿東進國校唸書，才首次知道建築之外還有科學。他讀了不少科學家傳記，每次都深深感動。然而，阿東不曾忘懷孩提時的志願，依舊對人說將來要建房子。久而久之，整日國語、算術、自然、史地的功課，終於使阿東早年的志願逐漸褪色。國校畢業時，阿東已不能肯定將來要幹什麼了。

中學六年眨眼即逝。阿東數學和物理讀得不錯，順理成章地報考甲組。阿東對物理並無特別強烈的興趣，不過他找不著更有趣的科目，所以便將全省的物理系囊括入他的報名表格內。聯考放榜，他也上了。註冊那天，阿東沒睡過頭，隨著袞袞人羣辦完一切手續，成為一名大學生。啊哈，物理系的學生！這倒是阿東二十年來未曾夢見過的新鮮事。

五光陸離館前道 十色徘徊點社團

阿東未進大學前，便聽人說：「臺大學風自由，可以隨意讀自己有興趣的書。」初上大學，阿東滿懷希望，立下志願要廣事瀏覽，以認識學問的大體。

開學未及旬日，阿東至總圖書館，連開五本胡適先生寫的書。半個時辰後，阿東去取書，却僅僅拿回一本破爛不堪的小書。從此以後，阿東對圖書館便失去信心，轉而奉「借書不如買書」為讀書的主臬。

阿東在物理系註冊，而下在物理的工夫却不多。天下學問浩瀚如海，街坊書籍充棟，而阿東興趣泛披，能分配到物理項下的時間自是有限。再者，阿東認為大學教育乃屬通才教育，大學生應多方面覽涉，求得知識系統的梗概。專門知識的探索是研究以後的事。

為了嚐試傳言中大學社團的多彩多姿，阿東參加了攝影社和口琴社。暗房技術和口琴吹奏都是基本上很簡單的事情，重要的在於圓熟明靈的技巧。阿東參加這兩個社團，沒有學到如何把女孩子相片中的斑斑隱去，沒有學到如何將五線譜換成清妙悅耳的樂聲，却嚐到「暗中摸索」的辛苦，也明白世界上猶有喜愛「天然樂器」（按：

說話也)勝於人造樂器的音樂教師。阿東繳了整學期的費用，不過只去了幾趟。

阿東做了新鮮人，却不會有新鮮的感覺。課程表上洋洋洒洒二十四個學分，沒有一門是新的；所謂上課不點名，實際上跟他中學時無啥大異，老師也是差勁的居多；至於「大學生」嚶，與「中學生」亦不過一字之差而已。唯一讓阿東感到新鮮的是跳舞。然而究其實際，這僅是一個久懸心底的想像具體化罷了——

「桃花早已開上你的臉，

我在更敏銳的消受

你的媚，吞咽

你的連珠的笑；

你不覺得我的手臂，

更迫切的要求你的腰身，

我的呼吸投射到你的身上，

如同萬千的飛蛾投向光焰？」

詩詠誦的是人生，理想的人生。但是，阿東却想把它拿到現實生活兌現。理智上，阿東明白成功的可能性是多麼稀微；可是在感情上，阿東寧願耽溺於這麼樣的一個期望。任何人都該有一塊完全屬於自己的淨地，去沉思，去作夢。

從舞會中，阿東獲得一個概念；天下多的是面目不盡可憎而語言十分無味的女孩子。當然，講究優雅的時代已經過去了。在這些日子，只要鼓聲鑿鑿響，便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。悠揚的旋律，翩翩的風姿，都太古典了。至於恰得其份的談吐，已不屬於時尚了。

匆匆一年又成過客。阿東年輕的心靈裏倒無滄桑的感觸。

苦海無邊疑作真 回頭是岸證不誣

大學裏的功課不比高中輕鬆，考試的壓力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。阿東向來反對考試。他以為；必修課是強迫性質的，學生受制於成規已甚為不幸，教授不應復施以精神威脅。然而這僅是阿東心裏的想法，似乎沒有教授如此想。還好阿東素性聰明，總能在期限內抽空把書看完。自然，在這種應付的態度下，成績是不可能太好的。阿東對此倒很坦然；要照一己的理想行事，好歹得犧牲別的東西，俾做交換。大學只有四年，黃金年華極為有限。此時不依自己興趣，尚待何時呢？專門的知識至少有半輩子的時光去追求，這短短的幾年可得完全由自己支配。

然而，正如每一個癮君子都有糊塗到決心戒煙的日子，阿東一度也糊塗到決心專讀物理。這種轉變帶來很大的便利；至少考試的壓力消逝了。學期結束後，阿東翻閱過去的日記，發現半年來所記載的竟是那麼貧乏，就好像這半年間他從世上消失似的。驀地阿東憬悟了，一絲悔念從心中升起；他深深惋惜自己的執迷不悟。從此，阿東又回復到以前的生活，隨興以起，興盡而止。

打從高中時，阿東就有一個疑惑：為何科學家對人文多少都有點認識，而人文學家對科學却往往一竅不通呢？及進大學，阿東的眼界較闊了，才知道並非所有唸科學的均有人文修養。以前那種想法是因為阿東誤以為所有科學家都有廣泛的興趣，急欲追求多樣的知識，俾成爲一個真正的學者。至於人文學家對科學所持的態度，阿東認為是故步自封，沒有學者風度。阿東自忖：自己在學問上不見得有成就，但無論如何總可成爲一個道道地地的知識份子。每次想到此，阿東便覺得自己的生活比一般專家充實。

「誰道閒情拋棄久？每到春來，惆悵還依舊。」

肚子裏有十萬甲兵的范仲淹曾填了一首詞，曰：「碧雲天，黃葉地，秋色連波，波上寒煙翠。山映斜陽天接水，芳草無情，更在斜陽外。黯鄉魂，追旅思，夜夜除非，好夢留人睡。明日樓高休獨倚，酒入愁腸，化作相思淚。」黃蓼園評箋道：「按文正一生並非懷土之士，所爲鄉魂旅思以及愁腸思淚等語，似沾沾作兒女想，何也？觀前闕可以想其寄託。開首四句，不過借秋色蒼茫以隱抒其憂國之意；『山映斜陽』三句，隱隱見世道不甚清明，而小人更爲得意之象；芳草喻小人，唐人已多用之也。第二闕因心之憂愁，不自聊賴，始動其鄉魂旅思，而夢不安枕，酒皆化淚矣。其實憂愁非爲思家也。文正當宋仁宗之時，敷歷中外，身肩一國之安危，雖其時不無小人，究係隆盛之日，而文正乃憂愁若此，此其所以先天下之憂而憂矣。」

阿東讀到此評箋時，便爲范仲淹大抱不平。在他心目中，偉大的人物的內心總含蘊着一股誠摯的熱情，平常因外在環境的限制，不便表露出來；然而在適當的時候，往往真情洋溢，一瀉而成絕唱。唯有內心不隨俗的人，才有澄澈晶瑩的情感，才可能談得上雅。

大凡與書本結緣的人較少有親炙陽光的機會，而較少親近太陽的人也比较難結交朋友。阿東自幼對書本就有濃厚的情趣，長大後也沒有改變，所以阿東的朋友不多。不過，他並無意將自己關進象牙塔內。阿東有一朋友，性情和他截然相左，最喜歡曬太陽。不僅如此，他嫌衣褲遮擋了溫煦的日光，便改着背心短褲。阿東道經館前草泥時，總會抽空陪那位朋友晒曬太陽，天南地北地談一些不着邊際的話。

事實上，阿東非常企望多結識幾位朋友。這幾年來，負笈異鄉，租賃一間獨立的房子，更顯得茕茕孤單。阿

東是瞭解孤獨的滋味的。有陣子，阿東很是賞識那種寂寞的味道。可是，偶當子夜散步，仰望一汪清淺河漢，那份寂寞便摧拉着他的心腸，一股無可紓發的哀愁接着襲上心頭。「假如一個人獨自昇天，看見宇宙的大觀，羣星的美麗，他並不能感到快樂，他必要找到一個人向他述說他所見的奇景，他才能快樂。」阿東需要的正是可以談心的伴侶。然而，阿東也明白，事業和友誼是不可得兼的；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，而人却無法同時做好兩件事。閒暇的人有閒暇的朋友，但忙碌的人則難有知己。友誼需要時間來培養，這却也是件無可奈何的事。

人在懺悔時說的話總是最坦率，最自然，最動人。聖奧古斯丁在其「懺悔錄」中，也有撩人心弦的一段：（很抱歉，沒有把握翻成中文，故依原文抄下。）

"I loved not yet, yet I loved to love……"

I sought that I might love, in love with loving."

阿東讀了許多偉人傳記，印象最深刻的是類似箴言的墓誌銘。簡短數字原說不出什麼道理，唯因對其人瞭解得深刻，方能體會那幾行字所包含的意義。對於像阿東這樣未嘗戀愛的人，聖奧古斯丁的詩行似可供作生活的主臬。阿東以前也有一些朋友，後來却漸漸疏離了。興趣不同，取捨便異路；取捨異路，氣味便有別；氣味有別，便難互相投合了。阿東在高中分組後，就有如此感覺。畢業那天，凡有請他留言的，他便引用孔夫子的話：「性相近也，習相遠也。」這是阿東真心的感慨，可是一位唸文史的朋友却嫌說這缺乏創造力。阿東聽了，當時也沒回話。

臨尾聲告語大家 優游談無非杜撰

我認識阿東好歹也有二十個年頭了，然而直到最近兩三年，我才慢慢瞭解他。他孩提時的事情，我記不清楚了。倒是年紀越大，他的事我知道得更為詳細。阿東的朋友有限，沒有一個和他翻過臉。對此阿東感到很安慰。不記恨算得上是種美德吧。阿東和人吵過架，拌過嘴，不過事後總會向對方道歉。在阿東的生涯中，沒有賭氣這回事。

阿東還沒戀愛過。高中時，他有一位要好的女朋友。他對她誇口說，一旦陷於「迷惘」之中，他一定會知道的，而且會通知她的。有一段時期，阿東自以為愛上她了，却不敢實踐承諾。時至今日，事情已經過去了，但阿東仍耿耿於懷，遺憾自己缺乏勇氣。關於戀愛的回憶，總是甜蜜的。那些屬於溫馨和親語的日子，畢竟是豐收的季節。老實說，令人感覺幸福和驕傲的，往往是不願公之於人的。這些事阿東沒告訴我，我當然猜不着，也用不着費神去猜。（完）